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七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張若湘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六

餘姚黄宗羲編

記四十

書院

石岡書院記　楊士奇

吾邑蕭自誠先生來京師屬余記其石岡書院余與先生之子翰林庶吉士省身交嘗聞書院興壞始末石岡在邑東南半舍許仙槎江之西梁蕭子雲十七世孫諱

遯者始自峽江徙居之遯七世孫諱儀鳳宋舉漕貢始即其居之近作書院聚宗族鄉人子弟而教之儀鳳之子子安為王府掌計從文丞相舉義事敗覆其家書院亦廢掌計之從子福可明經擅為古文詩辭復作書院又廢於元季之兵國朝混一海宇福可之孫則善復繼作之而隱居教授其中蓋先生之父云吾嘗竊謂吾郡之俗所為可重非他郡所及者其民務義修禮尚氣節雖至貧不肯棄詩書不習至賤者能誦孝經論語曉知

其大義凡城郭閭巷山溪林谷之中無不有學富貴者
遇逢掖士必敬禮之不敢慢易而尤重世族茍其世賤
後雖貴盛人固不顧與齒而彼亦不敢以其貴盛加人
吾鄉之俗如此吾何以知其可重也吾嘗下彭蠡泝大
江浮洞庭游乎楚郢之間又涉淮道舒而東上下數千
餘里或行數日不聞絃誦聲觀其人之所務朴者事漁
稼智者趨賈販以逐什一之利率貲大勢厚者為雄長
不務乎詩書禮義不重乎逢掖之士也不辨乎世族也

吾未嘗遍歷於天下而齊魯古稱詩書禮義之國今聞其俗猶不類於古昔然則論風俗之善惡必由乎教學之廢興故先王治天下皆拳拳興學於家塾黨庠術序亦各有制焉石﨑書院固古人家塾黨庠之制考其創建以來雖屢廢之亦隨有賢者起而復之不至乎終廢吾郡之不廢其學類此故其風俗所以可重者有由也嗚呼一郡一邑之中不廢其學而俗有可重況於為天下之拳拳於學也哉是不可以不記

滁州重修陽明先生書院記　趙釴

釴嘗聞先生與人語曰吾居滁時見諸士多務知解口耳異同無益於得始教之静坐一時亦解妙覺收效良多久之漸有喜静厭動流入枯槁之病後教以良知則無動無静隨處有得釴祇服久矣今辛来滁拜先生祠下問先生弟子時多凋謝間有數君子能守師説不能倡其子弟又相羣從事口耳其意重希世云先生祠在幽谷中亦舊所示法地也户北啓左石右土柱漸東傾

州守應君請於侍御少淇陳公出羨金埤虛易朽始可久託役竣時竊以士不至為歉鈛曰噫吁口耳溺人久矣昔齊東門子者有道士也人曰東門子能目聽而耳視也衆皆趨之曰吾不能倒置耳目能順耳目之用而已衆咸嘆之曰耳自能聽目自能視無待於人而詔之也又曰吾能不用耳而聽不用目而視也衆咸疑而走矣曰不然子之所以能聽者謂有耳也鳥鳴則子聞之乎曰然鳥去亦有聞乎曰否是子之耳以有聲而聽以

無聲而塞也其能視謂有目也花開則子見之乎曰然花落亦有見乎曰否是子之目以有色而明以無色而蔽也是皆逐物者也夫鳥有去来而聞性無去来花有開謝而見性無開謝吾聞以真聞故不用耳見以真見故不用目今先生所謂良知者知以真知故不用聞見之知以為知以是来者益踈耳曰士患無有倡者今倡之而猶不至則祠可以無修歟曰不可此所謂感也今人適中都必問治跡所在經陳蔡則咨嗟四顧車肯不

進望闕里洙泗則津津色動神竦矣故祠以存感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之謂也感則景景則無有不至者矣此君子修祠意也雖然有真知而後有真感昔者七十子之於孔子也有治任而歸者或治任而不歸此無他知有淺深故其用情有至有不至耳若真知陽明之學者則必無有不至者是為記

雲龍書院記　鄧以讚

雲龍書院者中丞潘公侍御趙公為郡孝廉建也孝廉

故無專舍今年夏吳子廷光陳子九功歸自春官而務變齊謂旅聚散非謀也輒率同盟謁中丞公請閒讌公公雅好士大以為慰曰幾如是而不得志于其爾卜遂捐贖分起館乎城南屬郡大夫王三錫顧其志度之已而侍御至謂獲其心也又頒營金卒役馬堂序亭垣具飭也於是錫以嘉名曰雲龍一日肅然造予請記予固讓不得命迺受詰朝又使諸君申請予乃告之曰勉哉命之矣夫說龍莫辨乎易之乾以諸君用之處潛躍之

問其九三乎文之辭曰終日乾乾夕惕若文言曰進德脩業命之矣因坐而論文類皆專精若疑守勝若詛要以敬業為日夕予曰不然文一道也夫士之斵彀也似射予昔去方之外嘗遭異人者工於中微而問其術對曰無他予學虛焉外不見耦内不獲身也然後引滿而已夫夫也為長於射者豈數數以中期為事此一之喻也予遲頓嘗學焉不象其心惟予二三兄弟皆矯焉所謂超軼無亦灑濯其神不役物不雄成考信千古直游

意其不傳當脈抒思居然瓦注也若然則虛矣故心與境化而不稽機以順動而不桎曲成誰和焉然要以俟知者之知無為里耳易操嗟夫斯所謂德業並邁與雖然大矣小之語黙周析大之述作位育孰是非文孰是非道一以貫之非有漸也故曰其入無倫其出不竭譬之龍惟無欲矣潛見飛躍安往而不神哉諸君曰由斯以談嘗聞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是遵何說焉予曰不然此天人之判也予將盡言之夫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者

先天之本體塗之人皆然故惟在點而成之其志非分非合其神非凝非解則機愈冥智愈靈易曰用九乃見天則謂不以人先之也顔子没而此學亡以安勉屬質而以能所求之故慮雖至變不離精粗斷雖至工不離瑕瑜雖濡志不離俞欲雖駭世不離雌雄是以聖人未嘗過而問焉以為未出乎人耳故予嘗妄謂聖自聖之學賢自賢之學曰吾持此而希其馴達必不達也諸君願為龍德乎反覆是道可不謂繼絶學耶將使他日者

曰是役也大有造於斯文豈不休美於是唯而退既蜡中丞公有秋卿之命且行諸君復申請予故書曰中丞潘公侍御趙公始建孝廉書院於城南中丞諱季馴烏程人庚戌進士在事多所興除民安其業士競其教侍御諱燿掖縣人為予同年又同中秘頃觀風蓋亦以經飾吏云記在落成之五月也

九華書堂記 王與

池之青陽縣南有九華書堂蓋唐供奉翰林李公白字

太白所嘗讀書處也初公之浮遊江漢也遥望九華山而樂之適故人韋仲堪為令遂卜居焉其居在龍女泉側歲久掩為民丘宋嘉熙初令蔡元龍訪求遺跡始徙書堂於茲山之麓化城寺東以山初名九子亦公所易今名故以為書堂冠焉勝國時邑人柯敬之嘗加修葺去今二百年已敝不支敬之之曾孫暹為按察使欲修未果至是其從子志洪捐貲集材徹而新之中為正堂五間翼以兩廡前為碑亭又前為石門施以扁額寺僧

德佩來謁予求記公蜀人也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間南遊江淮至楚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徂徠山竹溪入吴至長安祓遇玄宗尋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涉岐邠歷商於至洛陽游梁最久復之齊魯南游淮泗再入吴轉徙金陵上秋浦潯陽受永王璘辟璘敗長流夜郎遂泝洞庭上峽江至巫山會赦還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如潯陽過金陵徘徊於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為當塗令往依之卒葬青山時寶應元年也其始終

閱歷可考見者如此所謂公嘗讀書於九華者當在天寶十四年前上秋浦時而郡志又謂公樂五松山水之勝建堂讀書於此豈記者誤以九華為五松抑銅陵縣別有書堂今皆不可考也噫公一代文豪也舊史稱公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故平生歷涉畧無膠滯後人仰之每因其所至而表見焉如齊魯之酒樓有六逸堂其在姑孰如謫僊樓翰林宅十詠亭之類清風逸韻千古不泯宜乎茲堂之建於今而復於昔有如

志洪者之致意於斯以克承先志也抑嘗考蜀之彰明有大匡山山下亦有公讀書臺即少陵寄詩所謂匡山讀書處是也遺址尚在今隴西寺而茲堂既移建化城寺側乃復有如侃者協力以相成之於此可見其風聲氣韻之相感不徒在吾儒者雖異道之人亦知景仰而效力焉故不辭為併著之俾刻石堂下若夫公之文章流播宇內光燄萬丈人皆見之又無俟予言之贅也

輞山書院記 李舜臣

鈞州勝地曰輞山者張子魚築室其中置所蔵書萬卷延鄉之子弟有才質者得縱觀焉子魚之為江西憲也吾從寮末得覩所謂輞山者圖及副使周某與吾友劉叔正所為記與述者知其創建之意葢子魚以附郭上田易而得此初不自有共之諸生嘗以科舉之文體裁畫一童年而習既第乃易譬之銜轡遏其奔衝非至駑駘咸足驅策是謂大約而教之道不在是也人業一經以人聰明有及不及非謂高明之士亦限之也夫明經

飭行以達於官學古能文以明有德古今所珍而科目之選也今但慕之以為科目而已不復有明經之志是故飾碎裂之辭庶榮利之顧食且寢於其師說舊聞而未嘗有見於古今之際雖幸登第脫其故習已廹於薄書之般闒乎崇卑之間所謂學古而能文者竟荒且負不能有成科舉之文又不足用於世下焉者遂為貪佞之歸道德之士殊等之才所以不可多而見也予魚方以為萬卷書俟有志者究觀而强記也起其衰陋之習

而資其才識之明且遠庶幾卓然有名其鄉者其微意也豈不美且盛哉

尚行書院記 李維楨

隆慶初載余承乏為吉士師事蜀趙文肅先生先生嘗言鄒衍論五德之運理固有之昔者孔子言仁孟子言義荀卿言禮宋儒言格致而王文成言良知今當言信乎今不識信所謂先生曰在尚行葢去先生三十餘年而學術益敝矣虞廷之危微精一孔門之博約克復且

以為事障理障而去之希心妙悟合契自然當體便是動用即乖桎梏倫常芻狗名物互標法門爭誇証聖其說洸洋傲之以所不知而莫得其端其趨操苟簡自便愚不肖者易合而莫覺其非其名尊美使人覽悅而莫摘其瑕游談作而周衰清言競而晉亡今學術不幸似之以此文學則廢經史之大義黜傳註之成說離章句之本指五尺童子拾二氏唾餘以自竒師心用智踰籍前人而出其上以此為言語則博名託於効忠修怨附

於嫉惡冥冥決事而或以事外之人掣肘匆匆逐聲而或以忌成之口譁衆以此為政事則上下相蒙利害相仗毁譽相錯名實相詭膠序未聞揖讓而賢豪舉郡縣不問疾苦而尚擊斷新進喜凌厲而老成務優容長吏失操柄而下官逞胸臆區黨横分體統衡決蓋學術不尚行而馳鶩於空談虚聲生心害政流禍若斯之烈也吾友鄒孚如嘗三為主司衡文武士又為天官尚書郎銓叙九流能已見於天下矣退而耕於雲夢之野遠近

士人負笈執雉受業者日益衆為之精舍居之監司郡
國嘉樂其事有所供都養費加繕治焉號其所居曰書
院書院故嘗有厲禁孚如固辭其名不獲而名之以尚
行行信也左氏曰信為士朱子以為然士四序何所不
有孚如之專言行也其有所憂患耶彼其所進退士無
亦有如孔子失之宰我者耶孔子之聖也聽言且觀其
行又曰勿取藉勿取健勿取口說士無行而其藉足以
飾之其健足以任之其口說足以折人而恣其所欲天

下孰能當之行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孔子之行余所不敢擬議庶幾為孔子之徒者楊秉有三不惑酒色財張復之有四不言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効功不言能邵堯夫有二不愧行不愧影寢不愧衾黄德恩有五不欺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此四子者宋儒未嘗許以入孔子之室即今之學者目為老生常語耳余竊有取焉尚行故也孚如亂而為諸生髫而登賢能書蹣冠而成進士為内史為天

官郎極清華之選而生平所遘實有困窮拂鬱人不堪憂者以故動心忍性其行誼日加修蓋尊人潛野公躬行君子母鄒宜人賢明仁智儷之乎如甫登第而失父聚百順以事母行如乎如父母善繼善述豈易也哉孝者百行之本乎如正直廉潔天下能言之而不以孝名以此尚行何以尚之從乎如游者默識而時習可矣余安得起文肅先生於九原而告之曰今鄒子之學術非昔鄒子比也

大滌書院記

黄道周

壬申秋余以逐客南旋實携杖屨啓闢斯山何兄羲兆左經右鉏綱紀其事不數年洊曁聿立苞麓既平環流既清四方高躅之彦時亦往來興詠其間余方攀栢藝松棲遲漳海未之能從也戊寅初冬余再以逐客南旋緬念斯山睽違七載遂復誅茆其間徘徊日夕嗟乎天水之時畫江中斷李伯紀顛沛其先朱元晦寥消於後考其立朝遠者不能需朞近者不能彌月僕以迂愚幸逢盛世怒鼃之氣散其木鷄前無伯紀慷慨劍削之誠後無元晦緼藉經書之致而欲與抗

送千春提衡九鼎吾知難矣夫勲名之著身猶膏膩之著於茗葉道誼之著心猶寳屑之著於瞳子將為滁其蔵大進以玄虚則瞿曇柱漆之流又溷其堂室此如逐清客以奉偶神郤膏粱而尊枯腊諒無濟於誕登未邀於成始也余少遠勲名長踈尊導繆從時路領日於玆感玄滁之未能班李朱而不逮然觀其事㑹酌其稽獲百世之下從此可知矣比考二公心身之際備悉斟微伯紀以誠明開君元晦以格致引士雖不標其宫庭要無殊此旨趣至於斿常爼豆繫於兩室愳以河

魁非君子之所宜謀學者之所有事也僕老矣農山餘談刪其將相韞丘之富無異薪樵以謂今日之所當為不過詩花課竹汲谷烹泉即為格致之源不累誠明之動便可大滌玄氛廓清宙務役使黄面眀耳之倫以供烹爨沐浴之具如此而可矣他又何知焉此山翠竹如笛巨身細葉益以雜芥涉冬愈嘉蹲鴟之倫盈隰被畬又少諸往時車蓋香火沓雜之累即有一二朋從鐏酒簋缶來證所學雞黍就遲稻米七鑿諒可免於啜菽事魔之誅乾餱以愆之刺也羲兆食貧未離

寒素而綱紀於此已逾六年而僕僅一游目其間不能與諸名賢日夕講貫暢格致誠明之旨雖遠近之勢不同而滯達之情備見矣壬申歲余游茲山嘗為之記久不復憶此復重歷如讀經史再翻之後心眼亦别是左數百武即大滌洞洞九曲上下正平如鏃豕塵傍為湧浪盤翠欲漾出洞左得小逕不數折去屐前齒得兩龍潭螺旋而上蹦嶺不十丈丹黃交映折小逕而左歷頂西瞰可掇兩天目見蒼石藴草間叩之若磬是將達於

樓真矣樓真右垣列壁數丈許唇齒匹之可啣一亭樓
真磴礀如百間屋詭樓迷廈右鑿石逕隱現璣樹如鬬
鷹鵝可數百步即達歸雲矣從歸雲西旋循諸石徑稍
東南行過黄山嶺遂就小徑復於龍潭望大滌之口宛
然歸雲也從是口而思樓真居然大滌矣書院大滌南
折而東戾於天柱以妃大滌右行數百武得兩石門瓊
液霏然如茶竈之在度閣右少煩拄杖仰捫湧翠巖猶
從驪龍逆鱗間行也自是出溪口涉畬吻可探石室石

室未蓋而函殊可寶也南呑丹泉東出九鎖之溪龍蜿踞於北崖鳳瞋伏於南窈蓋出九鎖而洞霄之觀始究其自九鎖入者别從西嶺下南陟石步障以宿天柱之麓於以西探歸雲東掇石室仰飲棲真俯納大滌猶右襟之結衣帶矣當時從游者為嘉興倪梅生先春汪爾陶挺錢仲雍琳蕭山曹木上振龍淞江陳卧子子龍時卧子以桐杖不遂登高諸𡸴往還者余病未之能從也伯紀元晦二公祠即在書院之左腹書院制度及諸興

創啓闢者不在記中崇禎十一年戊寅冬仲上浣右齋黄道周識

大滌書院後記　黄道周

大滌山者當餘杭之西宋人所營洞霄宫者也古瓦殘碑依稀在焉而李伯紀朱元晦以俎豆特存壬申之歲予以放優常歷是山坐卧李朱几案之下今復七年矣再為逐客重歴是山嗚呼以僕迂愚遭逢盛際無格主之能匡時之益而鹿鹿往還剥烟啄霜猶幸與伯紀元

晦情事相隣嚮令郭文舉許遠游在豈可令其竈下兒見之乎是山吐泉北出為九鎖之溪溪源發於天柱中際為金竺坪扆坪彖柱築小講舍以面大滌是臨安諸賢所共余晤語者也謝傅嘗云臨安以西多金堂玉室異人所棲余嘗上下徑山天目三四百里間捫高探深杖屨所結堂室異棲未有畝於大滌者矣大滌一山凢六七洞其博奥不及天台靈幻不及雁宕石嶂流溪不及武夷飛瀑隆巒不及匡阜奇峻不及九黄山精巧不

及浮丘白嶽而獨以諸洞著於天下九天下洞壑率在窪崖洪濤之所鼓盪龍匠移宮鮫人徙宅故其變態萃焉大滌當萬山之中窮父之所未陶康樂之所不鑿而谽谺窅窐遂若約房壯於層屋若棲真之嵬峩歸雲之窱窌玄蓋之淨雅雖不復藉諸勝亦良足攝其所長矣玄蓋者即大滌上下正平如削承塵謂之玄蓋棲真在大滌西髻洞門如城闉層樓環聯旁有通竇道書所謂懸霤歸雲西望天目暮靄所巢翕舌吞之比三洞者雖

不必異人所棲然使漢武聞而搴裳燕昭聽而抵掌何
詎過乎杜光庭稱是山玲瓏玄牝之竅妙棲息之下可
以大滌塵心嗚呼塵累於人猶雲之觸石堯水所不洗
許耳之相蒙蓋亦多矣謝傅棲遲此山五十餘年挺鼻
拂巾為司馬主簿鬻使此時風鶴無靈鞭流遂斷蒼生
之恨東山之痛豈復可滌乎僕自少寡名緣長稀物累
然而東臨闕里未果漁樵道龍門之未能逃漆園而不
敢必如邁子之謝家人文舉之辭皮袴雖髮白齒落未

谿也矣所幾希者右軍誓墓之後嬉然入林安石取嘖之前翩欲採巖終始斯志未失遂初儻一二高朋解纓星組朝誦孔易之篇夕哦風騷之旨鋤松餘暇灌竹多閒相與擷其逸華收其雋實八十之年足跨八百鼓喬之攀鹿髮安浮之詫瓊宫吾皆命以僮僕寘若有無又何羨焉家距武夷可千二百里既已離仙何殊鄉邑丙舍之外狂簡聿從道經典者亦可百十然自以明發異瞻敬恭漸廣念我同心之好别為伐木之遷昔右軍之適

會稽謝傅之移蔣麓豈必守其鷄窠憚此鵲舉乎嗟乎
升沉岸谷百年之内累世足徵宋室丹黄之殿錢武金
碧之宫既如此矣謝王視之太濃許郭視之太淡錢趙
視之太貴李朱視之太瘁余以逸客翔集於斯濃不及
謝王淡不及許郭榮不視錢趙瘁不視李朱故余之於
此山亦猶此山之於九華匡阜台宕黄白也非獨余然
余友之託於玆山者亦大抵然矣是山洞壑出處别自
有記其經理講室者詳余友何羲兆誌中而是日同游

諸彦為景陵胡公占繡水倪梅生汪爾陶吳江錢仲雍雲間陳卧子仁和朱美之蕭山曹木上與羲兆逝為主人余一日凡三記情藻盡矣其不倫如此黄道周識

大滌書院三記　石齋

崇禎壬午予以觧網至白下買舟將出長沙值北告警桐皖之間風鶴騷然又每倚杖聽明詔多寛大之音得褢徊容與與烟波上下念此暮年節屢垂絶一泛湖湘抵夜郎探二酉覩石笈或留或伏浸近崦嵫何期復至

大滌與親友談話詢諸旅客長年咸云南出臨安涉富春泝信州從貴溪西流下臨汞不二千里可抵長沙省諸波濤風鶴之險嗚呼予如擇地避險者亦豈遂至此乎憶戊寅放謫將過豫章便道入大滌拜伯紀元晦祠下何義兆持酒炙灑地跪讀祝辭遶梁震屋何可忘也今幸不死將排衡雲陟君山訪懐沙之渚探弔湘之窟不復與朱李周旋寧當舍舊交與屈賈少年同其怫勃乎四月十五日至西泠十月廿五日與錢去非孟長民入禹航僦青山舩入

九鎖溪巔諸堂舍依然未墜而脩篁抽篠麈鬱加長矣於時芍藥未彫雜英正茂丹泉涓涓納烟可濯想石門翠崖近在跬步欲往話訊未之能也又兩日諸友先後間至剖析鵞鹿疑義稍稍與子靜開豁諸友亦欣然無異漸復汎濫易詩書禮樂新故異同之致不能不與元晦牴牾而元晦醇邃矣繇子靜之言簡確直捷可以省諸探索之苦然而弊也易繇僕之言靜觀徹悟可以開物成務然而弊也支繇元晦之言拾級循墻可至堂室高者不造頂無歸深

者不眩崖驚墜繇其道百世無獘則必元晦也時陳子龍卧子為紹興府推官陸自巖魯瞻為湖州府太守予以二賢在治不欲久滯越中二賢亦先後過大滌竟日别去所遺惠自茶笋黄米外諸友亦戒不敢受予又以病羸不能再尋諸勝獨與去非對榻時一隱几卧游而已荒山幽蹊四百餘年不治雖無魑魅虎豹常如淘礫欲嚙人趾惟姚有僕朱康流邵先之登東嶺張廥衷尋虎巗唐既白王天岳再覲玄蓋一瞰棲真白日秉炬窺奥窔而反予念在

白下時諸友欲卜小築不就記戊寅十月過棲真覓歸
雲洞雜篠亂卉中與胡公占倪梅生汪爾陶曹木上錢
仲雍披榛捫磴攜酒榼崎嶇殘崖之上於時冬日銜山
圭岑四暎暮靄未合下見平田十數畝竹葉掐掐與洞
霤平循崖際巔列石百餘步可坐可倚欲約義兆命鋤
啟闢結亭其上下買竹阜作六壁小庵穿徑從黄山可
二里許出玄蓋之脊今垂五載未踐厥諾而為三湘二
酉奪其筴暨又何暇從白門滯留適有樵子從棲真來

談往歲所游非歸雲洞別有歸雲為樓真後户去樓真不過百武攀蘿緣篁可一蹴至予嗒然而思世寧有窟宅百武間不辨門户者乎是猶從何顯游不過小山者矣策病足佐藤竹進之藤竹躄然而前與趙浴咸吳季安郭彥深朱美之孟長民肩滕相嚙也至則窈然探石罅下砌磴而入可數十尺如墜猿館不遑前所謂歸雲者而前所謂歸雲亦密箐封之不復可步崖址亭意亦已俱失得毋前誤者花溪銀犬不可叟真乎抑天下真

者原不勝誤也逆少有言所之既倦情隨事遷則感慨係之矣兹山幽勝視西泠不能十二奇峭不能十五而獨以真樸自完遇時無赫赫之觀去後恒思之予之思此者屢矣石門泉壑敗瓦亂灰白石步障以西一丘三洞潛跳可樂山戶遺券高不上陽羨之田卑不逮愚溪之價而委蛇十載洗刷未就凡三過每從數十日忽忽去之鄉遂白下過長沙列俎酉陽鍊砂勾漏欲從諸友刋誤推真𡢁思一適豈可得乎周濂溪欲營盜江結廬其

下既復不果謂潘興嗣曰三十年讀書亦欲一濟蒼生行其所學如果不遂與子盤桓論道講書未為晚耳嗚呼司命在天着心便誤有待而營何者不晚行年六十能復幾何華嶽嵩高太行少室已俱為豺狼之區戎馬之道而大滌一區僅存數椽與朱李木主相對僕又當西行掇蘭佩芷賈楊以為顏閔景宋以為游夏不知四五百年後誰復念此山如吾之於朱李者是游也從訪者四十八人盖長民錢去非不去而去非以徵痾不尋

諸洞住山不尋諸洞者戊寅為陳卧子壬午有錢去非又為别山之辭曰為鳳遊梧為蛇擇沮誰當集菀不如烏烏東則有泰山峨峨西則有蒼龍青柯北則有繁峙雁門中則有灊九羅狼豺守之狐兎孔悲旅鳥焚巢芝荻罔遺天愁彼老尚有衡嶽似樗全年如葵衛足相爾龍蓯則亦厥祖昔云中原有三天柱二者陵遲汙於盜寇唯此一峯瞻前忽後以是一峯匹彼衡嶽雲霞孔馨惠我南國虎兕雖横不敢休鯨鯢雖頑不敢游宛委之

書宜嚴其岣嶁之碑宜植其頭我往從之實唯一氣
移碑與書亦明主賜非明主所賜而我安得至名彼九
巫諧我兩家炊蘭服香徵歌變此一勿云室遠勿使人遐
勿以毒溪漫我桃花恃爾十年相知勿為宄山參差七
洞九峯咸皆見之崇禎壬午五月十七日黃道周識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七

餘姚黄宗羲編

記四十一

祠廟

譚節婦祠堂記　烏斯道

譚婦死節久未有祠四明烏斯道涖政永新之二年為洪武十年丁巳五月十有一日乃擇頖宮興文閣西南辟大池上建祠設主以補缺典蓋以婦死而聖人是依

令祠而依乎聖人庶以妥其靈焉婦姓趙氏名逆不聞古廬陵郡之永新人也生有淑質嫁同里譚氏子年二十有七至元十三年丙子江南内附越一歲丁丑宋丞相文天祥志恢復有書約女弟之壻彭震龍起兵以是歲七月十有九日兵内外合發震龍亦永新人盟同邑張履翁顏司理先一月起與降將江西運使鎦槃并槃之裨將蕭明合戰永新而丞相之兵不至遂敗衂北軍突入城城中大亂民咸負攜遁逃婦抱所乳子與舅姑倉

卒走縣庠聖人殿庭軍孥遂至殺死人且犯人妻女不畏忌軍欲犯節婦婦罵曰吾舅姑死於汝吾保身以生且不可况辱身以覬生乎固不屈軍怒因併乳子殺死殿庭中時有匿者避殿庭楣梁上下視婦死事爲詳遂傳聞至今逾百有餘載而婦與子之形在殿庭土磚上鉅細畢具後有守土者弗信以沙石盪磨或煅以烈火試之形影愈見嗚呼當宋季時朝廷培植人物皆以科第進崇爵厚禄至白首者孰不以忠烈事講之稔而責

之深哉及乎版圖失守神器從焉而向之崇爵厚禄者
乞降走匿不暇其肯死節者曾幾何人哉兹以一婦人
能慷慨死節與同郡文文山光燄相照垂名史册豈不
重可慕哉且其生時精氣素已貫諸金石不可磨滅况
死於聖人殿庭聖人之靈尤表而出之者哉若是祠而
歲時祀之宜也用請於郡府轉聞於上異褒異錫號使
風俗益有以勵焉祠成越十日從仕郎知吉安府永新
縣事四明烏斯道撰

象祠記　王守仁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毁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遡曽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庳之祠唐之人蓋嘗毁之象之道以為子則不孝以為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毁於有庳而猶盛

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況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為舜非為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驁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耳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為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為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

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為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

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脩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三功祠記　林俊

正德庚午予起征藍道蘷之下關所謂白帝城者問其祠公孫述也予曰越矣哉非鬼之祭也古者慎制祀以為國典無謂加典為非宜況賊而神祀之倒持綱常蔑名教乃爾可慨也夫方述起成都以輔漢為名乘亂稱

帝馬伏波見而少之曰子陽井底蛙耳故不受僞命專
意東方用能佐世祖立功異域為中興名臣而述竟漢
賊以死述可祀則漢莽可祀晉敦可祀他日藍鄢亦可
祀亂賊之臣亦憚而自沮耶嗚呼世道大關也政而系
之教焉淫祠之當毀有先於是者乎嘗怪述生盜名器
既誅死猶土偶南面繆竊血食者千數百年少陵東坡
徒寄春秋之筆而諸葛武侯張忠定范忠宣事任是方
猶未及是正意者將有待於今耶固世道者之責也既

命毁其像易其額爲正所宜祀者土神江神而伏波亦
與焉昔共工氏之伯有九有也其子后土氏能平九土
故祀以爲社書曰宜於冢土下闞雖一里之社土之人
其世依於生也川澤以出財用而祝融玄冥河伯江瀆
具在祀典潞公所修益州江瀆之祠故在也書曰望于
山川闞又江之襟喉民寄命至要也皆蒙被功德所宜
報而祀而以告以祈又胥衆於此焉若乃炎精中微奸
僞移柄當是時述能如援擢漢胄自依則述將與賈鄧

等伍望蜀之萌何自而起蜀之赤子何名為從賊浮橋覆溺八北之慘亦何因而至哉述名教罪人貽蜀人之禍至於今為烈也故毀述而進伏波與順也亦祀典也嗚呼君臣天地之大經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無赦者況予叨討賊之權者乎植人心扶世教毀述賊之祀以聲討藍之端道之大闗若此無謂然乎哉是秋仲月莆田見素子林俊記

全節廟碑記　張詡

全節廟在新會縣厓山之上弘治辛亥今兵部尚書華容劉公大夏為廣東右布政使時建以祀宋楊太后者也於時廟額祀典未之請也庚申僉事武進楊公紘適分巡是邦也乃疏上特賜今額而祀典如祀歷代帝王於時新廟碑未之樹也甲子左參政慈谿王公綸適分守是邦也乃屬筆於詡謹按后度宗之淑妃也當元兵之深入也直擣臨安一時帝后王臣盡為俘虜獨后負其子益王昰與廣王昺航海奔閩於是羣臣奉昰即帝

位册后為太后帝崩復立昺奔厓山依二三大臣陸秀夫葦卧薪甞膽為宗社恢復圖既而元兵進逼厓山破之秀夫知事不可為也負帝昺赴海死之而宋祚遂移矣后聞之撫膺大慟曰我間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亦赴海死焉惟宋三百年后妃之賢前稱高曹後稱向孟亦可以為難矣然皆處常而能正者耳至於流離患難卓然能炳大義一君亡復立一君君亡而以身狥之其死也為社稷死為國家死為綱常死

為扶乾坤光日月死所謂死有重於泰山者也其有功於世教也大矣豈非處變而不失其正者尤不易乎是雖丈夫子讀書說道理者事君則欺其君相國則賣其國專城則棄其城賊至則或閉門或迎降甘心而服左衽平時君以高爵厚禄待之謂何一旦視棄其君父如棄弁髦者蓋亦多矣顧后儼然以坤柔之姿目或不知書而道理或不能出諸口及乎臨大變毅然視死如歸何哉盍亦求其故乎蓋體道在率性而已矣性無不具

者也故以婦人女子之質之美者往往所行不期與道合而自合如后妃之流是已性昏於蔽者也故丈夫子而不能率性者類為物欲所蔽故無事則雍容委蛇談何容易至於小小得喪利害臨之於前而不喪志失守者或寡矣況死生之際乎欺君賣國之流是已彼為禍水為牝晨者又何怪乎然則我皇明全節之褒元祀之享以為后待者宜也非過也然自后赴海後二百餘年而得劉公始建廟又九年而得徐公始請祀典又四年

而得王公始徵文勒之金石歲閱七世事更三賢然後全節之廟貌俎豆后之流風遺烈殆與厓山俱高海水俱長矣詡近輯厓山新志載后事亦既詳矣復懼夫世之昧者或不知率性以為道也僭為之辭以為王公復俾刻之石系以詩曰朗朗性天古為明德明德克明不懼不慼有龍失所嗟日之昃星月從之崩於海國謀豈弗臧大命已革視死如蛻就義如食以扶天常以輔人極以奠坤維以煥神祏堂堂丈夫破釜失色孰能死生

從容擁翟高曹向孟光昭史册於赫后烈允邁前䕶二百餘禩貞風淪落有嚴廟貌臣大夏作有隆祀典臣紘建白帝曰俞哉宜屋宜秩歲享太牢廟褒全節臣綸揚化用播金石臣詡操觚敬述帝則先烈煌煌聖教赫赫五嶺以南雷厲風廓碑於廟門垂示千億

宋陸丞相祠記　張詡

宋陸丞相祠在潮郡韓山之上郡守葉侯元玉創以祠宋丞相陸公秀夫者也公負幼帝沉於厓海而廟食於厓山

宜矣曷為祀之潮邪考之一統志及潮志皆云公墓在郡南海嶼上而續綱目載公與陳宜中議不合陳宜中使言者劾謫於潮則潮為公體魄所蔵之地而過化之邦也今天下凡名宦流寓之賢例得祀於其土况公一代忠貞論者謂其尊中國排左衽立天地之常經明春秋之大義其有功於世道也甚大則其人品事功已超然在潮之名宦流寓諸賢之表矣此而弗祀祀而弗專非缺典歟先是詡修厓山新志也考公事蹟知公墓在潮墓

碑猶存而近年始失之也為之嘆恨不自勝因走書侯為物色之既而侯復詡書訪公墓在澳山北青徑口第碑失漫不可尋儻卒不可尋也就其地封而表之更於韓山韓文公祠左搆一祠以專祀之焉詡得書又為之喜不自勝報侯書曰執事之舉甚盛舉也今年春二月晦侯走書幣告詡曰祠成矣請記之夫公之忠貞明白正大昭如星日崇祀而表章之使世之委質而為人臣者知死生患難如許而不忍少負況當治平無事之時

享大爵蒙厚禄無死生患難之迫而忍欺其君乎推類而盡之凡為人子弟者不忍負其父兄為人妻妾者不忍負其夫主而為門徒與友者不忍負其師與所交也教立乎此風行乎彼三綱正九法脩風俗厚世道隆矣其視徒敝精神於刀筆筐篋者其功效大小相去何如也夫豈但慰忠魂於地下報功德於當時而已哉韓山去郡城一里許山之椒有三峯列若三台秀拔翔舞如飛鳳長江走其下蒼松古檜蔚然掩映江波景象明媚

千態萬狀蓋嘲形勝之絶也侯因卜祠地一日肩輿徑
登焉徘徊顧瞻之頃遂得其勝於山之左峯之麓若有
神相之者搆祠凡三間前廟後寢高低深廣規制靡不
稱堦之下鑿池一區植蓮其中周遭繚以崇垣當户則
綽楔巍然以限内外是祠也背山面水縈紆環遶引領
間與韓氏聯輝並麗宛若在霄漢之上於戲以寥寥二
百餘年之遺烈而顯於一旦殆天所以報忠貞特假手
於侯邪是不可以無記矣若夫公之忠貞始末載在信

史及厓山新志者已纂纂可得而畧也侯以宏才治大郡舉目無全牛而英風偉格隱然可任世道之責故能大有為如是祠經營於嵗甲子踰年而始成蓋事事未始茍故也

王氏祠堂記　羅玘

弘治二年十月金谿明谷王氏祠堂成其作自元年之十二月而統其事者廷懋也堂之廣楹六之門如堂之楹而高殺其四之一東西室各四楹器數齋湢庖庫具

在甓石為簷除四周如矩虛其中而甃之矢直砥平無
興塵泥陰雨若霽闔宗升堂奠位凝肅顧瞻群主若見
若語孝悌之心與涕俱生咸嘆曰舊徒吾祭不吾與感
若是也鄉人之嚚嚚者曰甚哉王氏田入之饒成此其
易也吾以為不然夫王氏田入之饒孰愈於賜廟之家
祿入乎吾遊京師見其藩則拔矣垣則夷矣碑踣而畜
室焉者盡賜廟也問之其子孫不入是者幾世矣又其
甚者曰是既鬻矣竢其盡夷築為它氏之宫也至其大

第以居高軒以遊則殫其祿入焉以與戚辛者爭為長雄顧不少惜豈其力獨歉於一廟耶蓋其先世得無有貪功之過而濫及於非辜乎其不祀可坐而待也獨其子孫之罪哉而此王氏者吾知之實自宋秘閣校理平甫五世孫彥遠居於此平甫荊國公之弟也當熙寧中一時小人皆附公敢行苛政以希貴富貴富公所柄也豈獨靳於其弟乎而平甫竟以不顯終其身要其心有切齒於公於小人之所為者此寬厚長者之風而為當

世所竊笑然不知其固有可久而存者矣而彥遠又歸自金陵依故土以居其不忘根本又如此而公之于雩雩之死無聞焉小人之祀不祀蓋亦與貪功多殺者爭入於泯滅而已耳無足論也祠之所作庶其在此此天也夫豈牽於力哉嗚呼人亦孰不欲祀安知貪殘苛暴者其不愈急乎而卒愈促觀於此祠亦可少熄矣其族彥斯誠至是始克來請記吾以是為記亦以公為世勸云

吉水忠節祠記　彭敎

先王盛時道德一風俗同行成乎邇而達於遠政舉於上而服乎下毀譽不僭誅賞無濫士生其間一意修飭而無所回互上之人亦惟好是正直而不睠焉孫叔敖有言國之有是衆之所非則固有感於先王之盛矣宋故參知政事文忠公歐陽永叔以古文倡天下以風概立朝廷以禮義亷恥處進退之際後世至比之韓愈孟氏而猶恨其不盡用南渡之初建康通判忠襄公楊邦乂

不肯以城降敵刺血書裾死於位開禧之季寶文閣待制文節公楊萬里不肯屈附貴勢謀進取閒權臣誤國憤恨不食死於家去今三百餘年流風遺烈與秋霜爭嚴嗚呼尚矣然文忠在當時一知貢舉而譟者成聚一入政府而謗者盈庭一移書朝列而如高者訥者亦得以操計而困辱之一賦詩稍及時事而雅有譽望如晏元獻猶懷之終身不置不奉行新政而晚出用事之人相與併排靳侮名為流俗奸邪致使朝廷薄敬故優老

之禮而不恤其見是於人蓋亦無幾矣至若忠襄文節事不盡傳然竊計一時全軀取寵之徒黨與倡和必有以明夷之用晦趨時之變通皎厲之畔道苦節之匪貞上下其議論者陰淆名實之位潛鼓進退之機使天下之人靡然習而安之其於兩公所為不詬其悖必笑其强況肯相是哉由今而觀其非是何如也雖然亦豈待今而後定也時移世變公論隨白乃欲追直其毀譽而正其誅賞則已無及其人無益於事矣嗟夫此豈獨士

之不幸哉今永豐之沙溪歐陽氏之先塋故在吉水之
涖塘楊氏之子孫具存沙溪故隷吉水故吉水有忠節
祠合祠三先生者舊矣嵗久修葺不嗣頽毀畧盡江西
按察僉事南海陳君夢祥按視學宫軫悼湮廢乃命以
贖刑之金別構祠屋為三楹於講堂之右孝子亭之北
立主奉祀一如故事既邑之人士謂教宜考故詔令刻
之祠下教不敢辭竊惟三先生之烈在天下不啻家至
而日見之况於鄉邑之間父兄長老所誦閭街談巷議

所道說無亦嘗有扼腕太息於其時其事者乎無亦有欣動企仰願為之執鞭者乎有志之士尚明道以端其趨養氣以厲其守庶幾三先生之是而不奪於衆之所非所謂成就一箇是者固於是乎在匪直先生之光鄉邑之重實國家有賴焉陳君勇義彊仁所至能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觀其所是可以知其人矣

改正祀典記　何塘

潞州東火鄉宿幕仇時濟氏往年與其鄉人舉行藍田

呂氏鄉約即鄉之東嶽廟行之既而以東嶽非庶民所得祀乃遵太祖高皇帝里社得祭土穀神詔命設五土五穀神主即嶽廟之後殿祀之祀畢則藏主於嶽廟之前殿扃其門不啓由是嶽神之祀遂廢未幾時濟去世宗弟國賓時茂嗣主約事閒謀於衆曰祀禮有典吾儕祀土穀之神而不祀東嶽於禮甚正顧嶽神之塑象尚在今雖不祀安保他日不復其舊吾欲撤之以室復祀之源如何僉曰可未果而時茂捐館仲弟義官時淳以

兄之志不可不終也恐禮未允乃令其季弟醫官時開來南都訪於谿田馬子涇野呂子并及於予二子曰東嶽泰山也在魯境内禮諸侯祭境内山川季氏以魯大夫而祀泰山孔子尚以為非禮之祀神必不享况晉民而祭魯之東嶽神之不享也决矣且褻凟神明律有常禁而土穀神之祀則聖祖所許令撤東嶽之像而修土穀之祀稽於禮而合稽於情而順無可疑者以此室東嶽復祀之源甚善予曰所論正矣然東嶽之祀徧天下

其故則不可不知也博物志云東嶽主召人魂魄其始不過謂東嶽屬木為魂蓋以五行象類言之耳非有他也而立言無法昧者不察遂謂人死魂皆歸東嶽嶽神將治其生時善惡而罪福之世之惑於其說者往往立廟致祀冀以徼福而免罪故東嶽之廟祀徧天下其來也非一日矣昔漢成帝廢諸祀之不合典禮者其意甚正劉向乃謂諸神俱有神靈不可廢帝暮年無子惑向之言盡復諸祀夫劉向大儒也於鬼神之罪福尚有所

慼况餘人乎東嶽治人死後之魂而罪福之祀則可以徼福而免罪世之惑也久矣茲惑不解雖毁其廟將復設之猶反手耳况止撤其像乎以此窒其復祀之源恐未能也時閑甓然曰為之柰何曰此不難也事之有無斷之以理東嶽治人死後之魂而罪福之萬無是理借使有之乃緣是享人之祀而行私於其間則亦一瀆貨枉法之吏耳明明上帝豈肯容之乎誠有嶽神必正直無私如世之清嚴官府且將惡愚民之敗其名節而加

之以譴怒矣況肯享其祀而福之乎由是而觀則東嶽享人之祀而私以罪福其無是理也决矣昔夫子謂泰山不享非禮已具此意特其言引而未發茲故反復論之世之惑者其可觧乎二子曰觧矣乃書之以授時閑俾歸而刻之石以告後之人

北園祠堂記　葉應驄

正德丙子自貫橋移居北園園數畝植竹樹數年成林又數年軒其前曰抱甕堂其後曰寛心嘉靖戊戌九月

壬午立祠堂於軒之巽四楹以先君之故踰年而後成黝堊既畢龕主具設門牆棖闑次第苟完客有過而觀者曰孝子慈孫之所為也雖然未聞禮也君之為長子我知之矣先大夫之不為長子亦我之所知也祠四世僭也為五龕妄也不西上俗也主不稱位簡也居則考妣同之祀則左右分之擾也居則五位並列祀則一祖獨尊支離也先儒說禮精入毫芒千百年莫之敢變今茲變之若之何其可哉應之曰茲所以為可行也夫禮

緣人情而為之者情有所不達則禮有所不行禮備於周公孔子孔子舉周公之禮曰父為大夫子為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祭以大夫故因爵以制禄因禄以制祀支子之祭可也因情以制服因服以制祀四世之祀可也茲二者吾有所受於聖人之言也有無後之主下同凡祔別龕以祀之可也人生適意之可樂而區區軒冕之真不足榮也遂取韓非子釋耕待兔之旨著號守株子將隱處終其身焉君之言曰天下之事無其理

者不可徼其必得有其理者可以覬其或得鑿泉於地出火於燧隨取而獲如探諸囊而貫諸市者惟其有理故爾若鑽燧而索水坎地而覓火即不復有是理矣故宋人守株而待兎世所鄙笑以為迂且拙也吾意獨不然以株為無兎則曷為昔者之獨有也夫以昔者之獨有庸詎知繼是之終無也然則株之有兎不可謂無是理明矣既有是理雖窮日力以須其再獲亦不可謂大惑矣以為大惑者時俗計功欲速之心也一有意於計

功欲速則雖詭遇而獲禽獸符以得車蔑不為矣吾非不知為是也顧有所不屑為焉無寧守吾株而已矣免之獲不獲非吾所當預測也守株子之友鄭瑗聞其言而韙之曰篤哉守株子之志也愚公移山精衛填海徒取其有志耳焉求其必得哉昔漢陰丈人非不知鑿木架梁之便也而卒不憚於甕汲圬者王承福非不知薄功厚饗之逸也而竟不更其素業居易以俟命固君子之所取也守株子於是乎賢於人矣因緝其語遺之俾

歸以為記

三司馬祠堂記　任瀚

高皇帝經畧天下封疆首敕秘書省案其要害取次為圖籍以獻維蜀利盡西海窮日月所入國而不賓者盖數萬里其在近地世為邊患者北有冉駹白馬氐河東西路黄沙白草諸番業已屬之雪山松茂三城南有邛筰都笮蘭靡莫朱提越嶲牂牁諸部洪武初始置建昌行都司分六衛五所鎮之總綈西南彛其地廣遠官家

所不能一一倚法究切萬歷中雪山吐蕃入寇上命御
史大夫宣城徐公討平之特進少司馬視師如舊居無
何建南土官瞿紹良叛孽安守與其族河西五咱桐曹
王大咱卬都所部黑骨夥各據險稱兵為亂流毒境土
南軍多望風辟易邊人逢害者往走狀軍門報警不虛
日少司馬以雪山戰血未寒稍復厭兵事問諸幕府賓
客皆言杜元穎鎮蜀時南詔入寇成都為禍甚烈實藉
嶲州卬笮人為鄉導今咫尺狂虜不制萬一使建越盡

化為南詔計安出少司馬乃馳奏詣闕請得如雪山三城事理疏下議可乃檄叅將朱文達遊擊遵之垣為副將以坐營田中科守備王之翰滕光國為裨將屬都督將軍李應祥統之徵天全刺馬土兵益募材官騎士牂牁巴渝惡少年敢死者得衆一萬八千有奇以行都司宰調元通判丘一奇理儲需會計軍餉叅軍周君嘉謨督餉副使武君尚耕為行營防禦不測叅議李君士達紀驗功次吏簡文武忠亮堪倚緩急者一人入贊計畫

乃得潮陽周君光鎬奏以安漢治功為循良第一使備
建昌兵監理征南軍事是歲十二月辛酉將軍郊勞誓
師中幕府三令授軍正載之以行諸將各領所部按韜
鈐分諸路進縱橫闔闢各有成筭然大率以奇兵取勝
為多如甲子夜半發越嶲直走三百餘里昧爽陳軍於
河虜出不意始半渡迎敵斬數馬賊河水上徑抵虜營
大破之壁其巢使賊錯愕失據壬申磨旗山馬賊千
盡縵胡纓挽弓露刃出强虜挑戰示有疑兵諸將料其

無策縱兵合擊之斬其前鋒三餘盡披靡以次殺傷狼籍奇刺馬兵古盤瓠種魋結反舌鬼貌熊虎力南蠻最所怖畏壬辰夜壁西河與中軍相望會日暮大風將軍潛令拔營徙别所既徙賊以千騎載火炬来襲中軍不可得不虞正當刺兵來其鋭賊半死火下衆皆鳥獸散從此失勢奇安守蓋蠻中渠師自比夜郎王膂力絶人然竟爲裨將設伏誘入營斬首麾下褫其甲畫虎韔金帶飾以雙飛龍佩刀鏤五星文將僭稱侯王乃竟死一

部卒之手而主將且閑暇若無聞知是謂得算安守既伏誅即桐曹王河西五咱黑骨彝以次就擒諸部曲皆死無處所至是無復南嚮計自丙戌十二月迄丁亥六月大小十七戰衝薄上下千餘里誅叛彝四種奪卭都印一上幕府功次二千有奇生縛大酋長十馘大酋長七馘諸部長五十有奇奪鏢鋌弓刀甲盾千奪犛牛笮馬牲畜焚砦柵碉房無算納降虜三千七百有奇京觀嵬然卭嶺二與雪山建武爭雄嗚呼壯哉蜀父老欲作

征南紀事碑鑱置建昌都市嚴祠廟俎豆其下以無忘文武臣功觀察周君聞之召父老曰征南之捷實出宣城少司馬幃幄中非閫外鞮鍪可測吾聞西京有兩司馬皆文獻名家相如史遷又皆嘗經畧邛筰有聲荒服間若以三司馬並祀文章勲業照耀西䖏可謂千載一時殆天與為不朽矣父老起謝曰使君當代名臣海内慕其文有西京法度征南廟畧豈詎出三司馬下古既可三今亦可四請附之西南經畧志

宋狀元僕射何公顯忠祠記　任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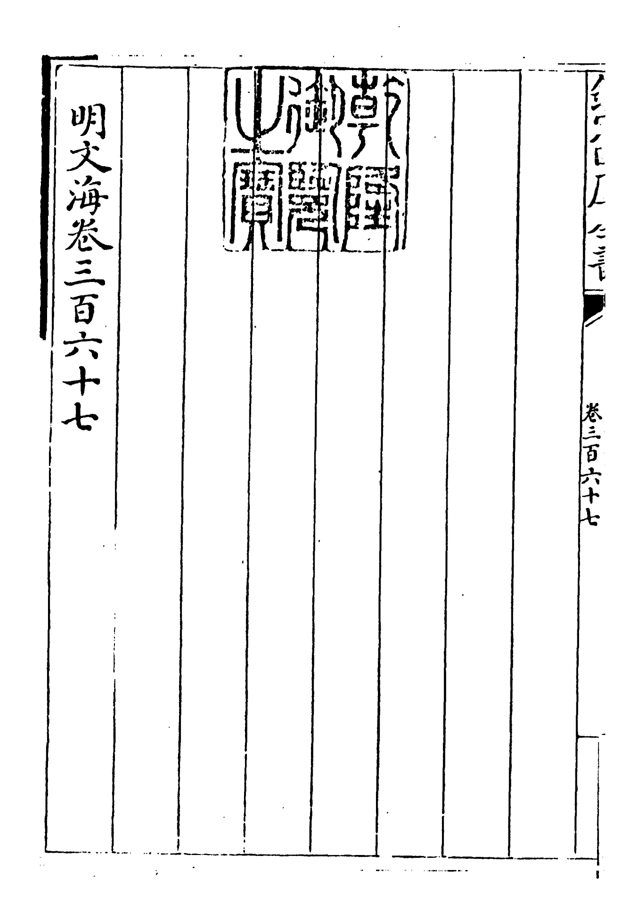
華陽黑水在天地西南去中土遠異代能臣死士不登祀典即耆舊薦紳亡從得聞號名往往多湮滅不振至莫保丘墓成都仁壽郭北十里所棘楚蘙薄中有斷墟殘碣兆時鼯鼪二狐鼠野干窟穴其下為宋丞相僕射何公葳木主處明御史汝南吳臯喻公按部行縣哀僕射忠勞死事不食竟土廼下令斬薙薰窒葢封樹更寘祠守凑門華表百物使仁壽尹毛沂繪圖勒狀問記於前

史氏記曰僕射諱㮚字文縝宋隆州陵井監人政和五年舉進士第一時金主完顔旻方稱尊號王室多事宰相王黼承蔡京後深文黷貨主佐旻攻遼取燕雲計舉山後諸州刬截餉旻自决藩衛益增歲幣至百四十萬行路切齒朝士汹汹莫敢抗聞㮚為御史中丞獨上疏奏曰王黼奸回專制馮藉寵靈使海内觖望不去必亂中國請悉去其黨胡松年等謝天下繇是黼松年皆罷免歸靖康元年童蔡既伏誅公稍遷中書侍郎金師攻

蹈天威軍尼瑪哈舉部曲南下兩河震盪詔百官集尚書省議三鎮便宜百官多言請割地求成便臬固持不可謂三鎮為國塞垣三鎮破國誰與守且敵情無厭即割內地盡江淮豈有不來理唐恪耿南仲力爭不釋公厲聲曰河北民無罪棄地民獨安之且以河北敵天下勢若建瓴河北既亡其誰為中原者帝曰何㮚言是然恪南仲寵厚不能奪竟罷㮚開封尹已復詔為尚書僕射數日敵薄城下殿前諸統制敗死斡里雅布縱兵乘城

焚南薫門衛士殺傷相藉公猶勃勃率都民巷戰欲以身殉闕庭敵謝不逞嗚呼雄哉徽欽北狩公及侍郎李若水從若水詬敵死公與秦檜等奉二帝至燕檜臣事達蘭得南歸約為間諜公獨仗節不屈日哭二帝所南望中原有能復仇者而竟為賊檜所奪卒走死海上蜀故老嘗說康王興河北帥府事出僕射建炎中興僕射最有功勲宜配享高廟策勞記室而史闕不載誠為遺憾吾悲靖康之難蔡京為戎首王黼養亂幸成至耿南

仲淩遲狼籍莫可撥捄然數人者皆得完狗馬餘骨死葬東南僕射生不逢明主末路迺得柄用國事已去身陷朔漠死委骨瀚海不克歸還其社至削木為主題封舊山豈不慟哉山故有祠曰顯忠院不知勑自何代僕射去今五百餘年御史持節勸忠千里問記伐取岷峨一片石昭示無極使後來封疆之臣過其祠行其墟墓將有懍慨悲傷踟躕不能去者知僕射得死所矣誰謂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九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張若湘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八

餘姚黄宗羲編

記四十二

祠廟

茶陵州鄉賢祠記　朵悦

今以人名其出犀者隨其所在而名為巷之人則曰叔於田巷無居人人止一二夫之則國空虛得之則天下充實故曰不可謂秦無人又曰朝廷有人或甲有人乙

用之則舉其國名故曰楚有材晉實用之是故某地有賢不可以人名之乃名其所自出此鄉賢之名所以立也夫士君子之生其賢有大小擬之以邑以郡以國以天下隨其所能包而歸之名賢於其郡邑則總以鄉名故止稱有國士有天下士茶陵長沙郡之屬邑宋有諱世勣為校書郎時蔡京專政媚事者秩多驟遷世勣泊如也宦者梁師成寵幸有與世勣隣者致意勣勣謝絶之六年乃授司門員外郎靖康元年為禮部侍郎金斡

里雅布入寇犯京師京畿提刑秦元集保甲三萬請先出
屯自當一面世勣謂宜遣元以所統分直國門使聲勢
相屬則敵不敢逼僕射孫傅深然其計而不能用京師
尋陷二年張邦昌僭位世勣自敵營歸邦昌命權學士
印世勣堅卧不起邦昌知不可奪乃止紹興初追贈延
康殿學士封端潔公元有李祈字一初涉獵五經元統
壬申癸酉解漢人殿元任翰林應奉同知制誥兼脩國史
轉遷兩浙儒學提舉與時背馳隱永新山中國初欲起

之堅卧不就以疾終國朝有劉如孫字三吾至正丁亥乙榜授靖州路永平縣儒學教諭洪武十五年特授春坊左賛善歴官學士同知制誥叅定國朝儀禮命作大誥三篇後序宸翰褒奬御筆寳藏至今祈與孫俱有詩文行世是三人者在當時皆可謂之國士庶幾天下士在千古止可謂郡邑之士故總謂之鄉賢東淛俞君藎臣字廷臣由進士為御史左遷是邑令乃作鄉賢祠以祀之俞後邑改為州吉之安成劉君時讓發身科甲擢

憲職與俞同數以言事忤內貴謫為岳之澧州節判當
道借寇攝州章頠膽是祠碑尚未刻以為欠事乃求予
言用垂永久嗚呼自靖康以至於今五百有餘歲茶陵
之人羣羣而生逐逐而死者何可數計可指而名者曰
三人然則千古為士於郡邑以鄉賢名亦豈易得耶邵
子曰有一人之人以至什百千萬億兆人之人予謂亦
有一時之人以至百千萬億年人之人是皆不可以形
論也就以茶陵三人而論之其骨已朽民到於今思慕

之景仰之峙以之為四仙流以之為八水恒若接於心目者若然其人果真亡而與鳥獸草木同澌滅者倫哉州之大夫士覩是祠之立宜惕然於心曰不俎豆其閒非夫凡所脩為建立俱不為一身一時之計則州之人為益增矣俞劉二君所以望於州人者有不在是者與使天下郡邑各增其人以治天下之事尚何天下之不治耶雖然虞周之時賢才之彙用為其臣汎職者皆非後世之人所易及然可指而名者曰五人曰十人大賢

亦參其閒然則真賢之生從古爲難天地氣化愈薄後世生賢愈寡閒有一二生之於世所關係於天下國家甚重世之人尊用而安全之當何如也或高下懸絶而不之知或知之而不能用甚至沮抑之摧折之使不能宣天地之所欲言成天地之所欲爲傷其一身而瘡兼天下害其一時而痛逮一世其人能自立於不朽者終不可以磨滅吾又悲三代以後能人於千古者多不能人之於一時也世不貴天之所珍則天亦厭生賢以實

世天人相感之際任世道責者吁可畏也亦可憂也自人其身不計於人吾黨之士尚其勗諸

昔賢祠記 邵寶

昭舅王公既葬之一月其子太學生尚絅即其墓之側而為廬焉禮也何為有昔賢之祠也於是某掘地築垣得斷碑之半焉蓋宋李常州昌宗之志郡志稱其文出王荆公公之集固載其全某讀而嘆曰此昔之賢人也葬於是者蓋五六百年其兆既不可識不可以復封吾

則何以為心哉於是乎有祠之圖既又慨然以思曰茲山故號芳茂今名曰橫實以晉曹將軍橫者葬於是之故橫於史傳無考其在當時非有重望何至以其名名山久而不易今也祠李而能遺曹乎地官主事段子辛聞而賛焉曰夫祠也固以義起也合之其可也遂成之祠為二主左曰晉將軍曹公右曰宋朝奉郎守國子博士知常州李公春秋有墓事祀土神後則具俎豆以享某既自為序復介其友錢景旻來請記於余余頃嘗為

王氏記斯阡也於茲山也悉矣使茲石也先是而出予固當牽聯書之況義以起祠有如今之舉者君子謂某於是乎厚雖欲勿書烏得而勿書石得於正德庚辰十二月越明年辛巳二月祠成上於廬若干步石刻嵌於祠壁又别用石刻其全文以伺謁而尚論焉者

宋太學生追贈秘閣修撰少陽先生陳公祠記 邵寶

天下之勢重在敵國者時有之矣其始也勢必重在小人小人啓敵國外患也然人知重在敵而欲反之也難

不知重在小人而欲反之也尤難重在敵國而欲反之當其時以戰鬬死者殆不可勝數也重在小人而欲反之當其時亦必有以諫諍死者戰鬬死者天下哀之猶可言也諫諍死者天下哀之不可言也此宋太學生追贈秘閣脩撰少陽先生陳公之死所以至於今數百餘年而痛悶傷悼之不已廟之貌之尸之祝之而猶以為未足者也宋之亂自熙豐以來其所由來者遠矣至於靖康之時則金源日盛内逼京師敵國之重於是乎極所謂極重不可反者

其此之謂乎而中朝六賊者實爲之地重在小人則輕在君子重在敵國則輕在中國天下之勢如此誰與反者於是有識有力足以當其任者李忠定公綱一人而已使能專任焉而誅斥六賊則天下之勢尚有可反焉者而二三宰執内忌外慴與六賊者表裏經營不曰割地以和則曰遷都以避苟遂其私而忠定宏才雄畧直道正氣乍用遽罷秘撰公發天下之危言當天下之大難六書淵聖三書建炎屢遭挫抑愈益奮厲卒之汪黄二姦黨結蒙蔽曲矯

密呼身死其手比之朝衣東市之慘殆有加焉而天下之
士去矣蓋反天下之勢者在識與力識在我而力不在我
亦獨且奈何哉嗚呼少陽其可傷也已是以天下之人聞
其死者莫不扼腕流涕而有百身莫贖之嘆高宗聞於臨
安愕然驚悟既贈官推縻車駕道公鄉特贈錢五十萬紹
興初追贈令官仍與恩澤賜田十頃嗚呼人心之公固出
於秉彝之初君心之明又復於蠱惑之後以是觀之若公
之盡忠為國雖天下祀之可也而況其鄉哉潤之丹陽

公鄉也祠焉禮也抑吾以為祠之者之意不惟風忠義以起懦而已其欲弭敵國外患之釁於封疆戎好之間也夫其欲嚴君子小人之辨於進退任用之際也夫其欲察姦邪蒙矯之跡於倉卒變故之時也夫上誥下詔一舉數得其為教也大矣深矣蓋正德己卯監察御史召南葉君巡我江南諸郡以江西之警往來視師江上道出丹陽問公之故慨然以瞻謁無祠為缺且見近地有圓通庵者茂林據勝遂命有司改而建焉時知縣武

康朱侯方旣以憂去金壇知縣南充任侯佃欲擻來攝

不越月而規制以完繼而内江趙侯章至從而成之君

子謂之善祠祠成且考葉君還朝趙侯亦以憂去越三

年今知縣上蔡張侯惟恕踵焉而增賁之趙侯起復復

任秀水葉君在臺謂其便也遂命以記屬之於某某欽

企秘撰公之忠義久矣且重葉君之屬於是乎記祠在

縣西北隅前為石岸以臨運河大建綽楔榜曰宋陳少

陽先生之祠樓門三間入門為碑亭左右各一中為堂

三間二層像公其中前為露臺立金鑄黃汪跪伏之像左右廡各十間左曰希賢右曰尚友後為樓五間曰有歸取公自贊語也其下以李嘉仲像配公扁曰交情表贖死之義焉齋居三間在左守廬六間在右公之族裔居之有三毋亭義見葉君所題詩蓋趙尹狀云

重修蘧伯玉祠記 穆文熙

蒲之南計十里許有蘧伯玉冢冢前有祠人謂之蘧公祠云祠有像有廊廡春秋有祀蓋其來也舊矣而摧挫

於風雨剝落於鳥鼠久之祠像傾圮廊廡荒廢蘼蕪盈堦苔榛被徑牧人樵豎時或跳蹦其間靡知所以憚禮之而搢紳學士則咸用慨嘆焉而若於勿能葺之也某年屬某丞於蒲往謁其祠而因以過余因謂余曰兹祠乃衛之所謂賢人君子者也可荒穢不飭如此哉吾第為君脩之於是廼捐俸廼計工廼掄材廼具揷畚鍤往督之自某時及某時僅越某時而祠像之傾圮者整廊廡之荒廢者飭蘼蕪翦苔榛闢風雨除鳥鼠去蒐如奕

如而牧人樵竪無不望之而驚且走者祠於是乎改觀矣凡既備君又作室其隅扁曰習静乃復招余而問曰君子祠其人則當知其行事之跡顧伯玉之跡吾之所未解者有三事焉是必有意義存其間而不可以遠近測者也子衛人也必詳之矣盍為我解之夫以伯玉之在衛職列大夫不為不崇而衛之國事宜未可脱然不加意也然方孫林父之逐君逆節之萌也及甯喜以父命復欲返之者招亂之道也而伯玉俱未見其固止之

皆從近關而出食祿於人者可如此乎余應之曰衛之有孫甯如魯之有三家齊之有崔杼權有所歸也凌逼之勢其所由來非一日也大夫惡得而止之也而其俱由近關而出者遠害之道正孔子之所謂無道卷而懷之之謂也曰伯玉之賢史鰌嘗薦之矣雖以南子婦人猶知之然一無所見其施為而無裨於衛之存亡何也曰知之而弗用也知之而弗用雖孔子且無如魯何矣剡伯玉乎曰若然則伯玉竟無功於衛矣乃食衛之報

於今者何也曰玉在山珠在淵雖未剖而見用而石潤澤媚當自莫掩故伯玉在衛雖終於不試而衛有伯玉足為衛重善乎季札之言曰衛有君子未足患也茲可以觀伯玉之大有功於衛矣曰薦賢為國者大夫之責也伯玉固身其責者也然孔子以大聖人之德而問陳於衛絕糧於陳豈伯玉之未有所薦歟抑薦之而有所不行歟然以子晳濮上之過而激於託色託言之數語即能引伍胥鬒黄之奔走以悟楚子俾之立返子晳委

以政柄則其薦又何行於楚也曰伯玉之於孔子惡得而不薦之顧其說有行有不行者此楚之所以成伯而衛之所以奚而不喪也於伯玉奚尤哉於是某君揖余而言曰君果詳於伯玉哉吾今而後知所以學為伯玉也因命余紀其事而併述其問答之辭如左

城隍廟石欄記　張治道

嘉靖乙酉城隍廟修前後殿及兩廡並石欄成本廟都紀黨明理暨住持黨宗源道士張宗良輩以余嘗習舉

業於此而明理宗源又與余有方外之交走余為記且以啟後之繼而欲有所增修之如今日者余曰茲功亦大矣財力將焉出而考若此其急也明理曰殿廡亟常儲之積而為之石欄乃鄉民張錦輩捐財而助成者也余即以此而呼錦曰有是哉余嘗覩城中祀典應祀之神及他非祀典之神而能禍福人者非一廟人之尊崇敬信而弗敢有二焉者無過城隍廟焉重捐以備儲厚施以濟費豈非神之威力在人能察善惡而人之尊崇

者若將有黙運於其間而奔走敬信之不暇是故有由然矣近觀廟制雖日侈而人之尊仰敬信殆不如昔日之誠捐財濟費之人日趨於嗇且薄殆不如昔日之厚豈非以神之威靈日𠬝而禍福日差耶故今災沴頻見司民事者惟身家是圖過繩以殘其生苛法以掠其所有其餘奸盜亂化之人敗倫干義之徒增見迭出而神之災害殃咎畧不少施其威靈若此是故宜民之狎且慢而昔日之敬信厚施者弗聞焉錦曰不然神之靈不

靈由於人之敬不敬人之敬不敬係於心之誠不誠不誠而弗靈者有矣未有誠而弗靈者也故曰敬鬼神而遠之又曰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錦一細民也嘗有所禱於神必齋戒擇日沐浴悔過而後進謁則神之禍福休咎雖毫髮而應答如響况非錦而有爵位司民事者茍能潔已以彰闡端行以養譽則水旱災沴將無求而不獲無欲而不荅禍福昭格烏有所謂差忒者耶百姓之崇敬烏有所謂日入於薄且啬者耶石欄貴

銀若干皆錦與弟鏜暨咸寧高鼐所出又何有官法逼之而然耶余曰然神之不靈當責諸今日之司民事者而已今以明理之請意遂及此其興功之歲月木石之多寡與鄉民之姓名另具諸石陰

原魯先生祠堂記　瞿景淳

原魯先生者蘇之崑山人也先生生元末天下兵起學士大夫爭竄山澤亡棄故業先生獨抱墳籍隱居海上誦讀不輟學者稱為原魯先生弘治中先生所居鄉分

隸太倉故祀太倉州學迨先生四世孫封給諫海隱公徙長洲復立專祠於郡城故復迎先生主妥新祠扁曰濂洛遺儒云太史氏曰余嘗觀古今人物雖公卿侍從以功業著者亦相望於世而儒之醇者則曠世不數見豈非儒之難其人哉孔孟之後數千年而得周子河洛二程復羽翼之斯道始明說者謂有以接孟氏之傳迄今復數百年接濂洛之傳者考亭朱子之外不多見道在人心不容終亡元末乃得原魯先生余竊有感焉方

高皇帝膺大寶一新文命搜選儒碩共定朝章先生嘗一至京師訪所延儒生復遯跡海濵不應有司貢舉嘗聞之故老先生讀書必正冠服終日端坐更寒暑無惰容所凴几两肱迹入木寸許其觀經史多所箋釋不泥成說令所著述不可復見蓋散逸多矣嘉靖初年詔録所在野史有司從故老言乃舉祀州學後郡守金公城復斥吳縣卧佛寺東隙地建専祠蓋以風勵来學且使先生子孫家吳城者得便瞻謁云給諫君考論世德每

恨於文籍之無徵然先生去今餘二百年故老稱篤學好禮者猶必曰原魯先生則先生之所養可想也余嘗病漢初去古未遠先王之教猶未息漢之儒者乃僅得張良叔孫通其人豈秦人坑焚之後世果無真儒抑有之而深藏不出爲言論風旨不槪聞於後也乃今以原魯先生推之世固有默會道眞不求人知者矣先生殆其一也謂朱子之後濂洛之學不傳是斯道有滅息之時而重誣吾人也可乎哉今給諫君復講學不怠頗多

君子斯道重有賴矣先生諱愚封給諫海隱公諱啟明
海隱公惇厚博雅亦祀郡學令祔先生祠給諫君名存
仁堂成於某年月日行吳縣給帖蠲差者督糧叅政餘
姚翁公大立云

文山先生畫像記　羅洪先

吾於人有願見而不可得有欲避而不但已斯二者生
於吾心咸莫知所自来謂非天與吾者耶方其願見而
不得也不特聞其容貌足以想其為人幸得至其鄉井

覩其手跡之餘亦將歆慨悲喜有如相接平生矣又況為鄉之先哲心所甚慕而闕者一旦得其容貌之似其於心何如哉余生文山先生之鄉相後二百餘年訪其居已為故墟父老相傳有寄陳赤岸帖摹本與墨書絶類捧讀不能釋手嘗夜夢先生投刺往来竊以自奇每道經螺山祠輒登堂四拜雖衣冠塑像未知與生存肖否然低徊其下恨執鞭門下無從也嘉靖癸卯冬泰和王生有訓持先生畫像來布巾素衣手神朗逸如史

所稱烱目豐下若或見之嗚呼豈非大幸哉方先生少時豪宕雄放彼固一時也多事以來自奉貶損雖流離困頓不改故常有道者然與今覿其容貌與其所服將致政之日緩步田野與將空坑之後混跡行旅與將脫順州之厄而北渡失眞州之援而東奔與抑被執海上悲歌慷慨從容市中閭南向與嗚呼均是人也毋渥魁傑者何限使人慕而願見見而足以感者有幾而在吾之鄉得遂願見者獨先生耳古人有言死而不亡嗚呼

是豈容貎之謂哉人之惜身固惟恐其亡也然而不知惜此何也有訓以其先人嘗寶是像求之十餘年而後得方問學於余求所以自立者故於其别敬記以歸之

峽江練公祠記　羅洪先

余往讀金川玉屑集不勝慨慕練公之為然未詳其生何地也嘉靖癸丑登玉笥九僊臺道經廢穴土人告以練氏先壠徘徊久之不遽信已而入永興禪刹老僧自述坐累往往以練氏没田言且曰由此南上三里許瀕

江有地曰三洲即其故居又南一舍至玉峽峽分為縣公實令峽人也聞之憪然乃令前導至則荒烟衰草中門堂堦垣遺跡隱隱階右數塚則赦歸之人姓名猶可歷指遂與趙生子良不覺慟哭流涕近隣黄氏長幼聚觀者亦皆相向灑泣因道其家世甚悉練本淦東東山人至伯尚遷三洲是生公比及第復居淦城洪熈改元赦其家盡復故業於是東山三洲仍歸練而以城居畀陳壻諸黄冐言如此練故與黎黄劉三氏著閶黄隣練

且世娟受禍獨慘其土疆犬牙相入不怨厲已乃灑泣吐所未聞嗚呼此豈有所利而為之乎始錢守琦因峽請祠公鳳凰山巔淦之人士譁曰公淦人也何與於峽至為書詬詈之峽不為變當是時故老凋喪惜未有以三洲告者三洲隸淦則淦祀隸峽則峽祀淦與峽皆公故鄉何擇焉陳喬名系廬陵臨有俎豆六一產於吉水廟食恩江神不可度知其在彼乎在此乎祭於廟繹於祊兩地交至自古已然淦人又何疑於峽也余獨念淦

之爭者譬之家寶他攘是懼以公在滏則滏重也峽之爭者譬之宗廟執事為榮以公在峽則峽重也夫能為滏與峽重者止一死耳夫人孰無死公獨以死重滏與峽何哉忠於所事知其不得不然而又能即其心之所安故也故知公不得不死之心則知滏與峽不得不祀之心推今日不得不祀之心可以幾前日不得不死之心此不得不死與不得不祀之心公不能要之滏與峽之人滏與峽之人亦不能私於公峽之爭也滏固有言

矣不謂吾可以已也而必祀之其心蓋曰彼在塗者何與於我哉雖蒙詬詈無避也公之難也人固有辭矣不謂吾可以已也而必死之其心蓋曰彼在人者何與於我哉雖戮妻孥無避也夫是謂之自靖自靖焉者自盡其心而後能安也夫仁人心也盡乎心則求仁得仁此夷齊所以見賢於夫子也夷齊餓而商不亡百世以下聞者莫不興起宜峽在所必爭矣嗚呼塗之祀公得所重矣獨不思吾身亦有當重者乎峽之祀公得所安矣

獨不思吾心猶有當安者乎夫心之不得不然不獨臨難有之自言動食息以至綱常倫理日與吾遇者不知凡幾而未能有即所安如峽之爭祀者亦又何哉即使安之亦倏忽轉移之間耳豈足比於公之一死也哉不是之辨而徒慨慕於公以為重其亦末矣錢之祠曰自靖故事憚登陟率請主祀之行署通判何公堅行縣病其非禮始議改遷而知縣王君陳策濮君桂相繼成之濮務置山腹制頗湫隘何復捐俸闢其麓併倉址與故

刹地廣之下為求仁書院峻磴紆徑直聯之祠朗豁弘深祀有常度乃亭其巔曰高山仰止延眺其上三洲烟草盡入指顧嗚呼公無身與家矣豈計夫人之祀與祀之去三洲遠與近哉然近三洲不之祀固益無以慰峽人之心也因記其役備論之告後之慨慕於公者

修天妃宮記 王慎中

所謂神者果有物哉焄蒿肹蠁飛揚浮游昭明在上充塞擊觸於四旁非無物也危困之所籲號疾札之所請

禱忽然有接於人其精爽翕霍而狀象彷彿莫不神之以為有是物焉極危困為安樂化疾札為生全而崇事報享之儀由之焉起嗚呼此民之所以為不可使知也其有接乎彼者固其籲號迫切之專請禱誠信之篤自為其神感於其心忽然有動乎耳目而以為有物焉則過矣方其專且篤也其人之所自為與或為其父母兄弟妻子惟其所為者之存乎心而他不存焉昔日之所膠擾抹鎩滑撓其神者一旦蕩然不存乎心而神為之

告豈有異物哉然世之人固舉謂之為有物矣於是摶土斵木為其形容寵之名號原本氏族廣衍景蹟以附是物而穹堂奥室大庭高閎以居之患其不稱也刲羊椎牛沉玉瘞帛為其饗侑伐鼓撞鐘祓巫粉史為其歌舞奔走竭歷天下之人惟神之歸嗚呼斯民之不可使知其亦久矣故先王為之著其教善其報事之文使之鼓舞而不倦以勿陷於淫諂誕罔之邪盖始之所以有神者本生於其人之誠而教之既設則人莫不歸是神

也而後能勉於為誠使其崇事之嚴報享之盛一出於忠利憚畏之本心則去非遠罪無即於凶釁疊趨往以赴疇祉惠廸之會若有為之掖導閉止是莫不起於斯人之所自為而由於歸是神之所為勉則土木形容亦聰明正直之所憑而何邪之有泉州有天妃宫其來已久海上尤神之故宫於吳越閩廣之間尤多成祖文皇帝時嘗遣内臣齎大賚諿賜島外諸蠻隨以重兵便宜討其不庭蠻酋讋㥀受賜奉束約使節所指遂窮日骴

之域神最有光怪靈變使者奉之謹故泉州之宫内使
張譙修建也閲歳積壊前廊後室圮而為墟惟門堂存
耳而棁剥榱傾攴朽楹泐頽垣以禦風雨殆不蔽也其
不至於毁無幾矣報享不度民咸知病之神獨見夢於
邑人徐槩乃以民之病告以神意民樂率錢以佐役堂
宇聿新殿寢崇成顧役鉅費繁率錢猥微門廊獨不能
興也郡侯童南衡公始捐俸以充其費免民率錢俄頃
之間高門將將廊序有列而宫完矣郡民懽喜忭叫爭

走睇瞻顧記其事則相與謀因徐槩来請於余余謂極治之國其神不靈葢政之所以得民者為之興便布利除禳患害民不祈而得其所欲不禳而違其所惡籲號請禱之誠無所用之而焉有異於神然先王猶存其教所謂鼓之舞之使之不倦順其不可使知之情而誘之於勿邪焉耳侯為郡既久災癘不生寇賊銷逃遺四境以安樂生全之福神將無以為靈則斯宫之完修殆予所謂存其教誘之勿邪之義與斯義也固非民之所知

不可不著以告後之為政者故記之如此

常熟縣二烈祠記　唐順之

昔人論女子從一於夫比於臣從一於君之義自古奸人篡竊而其故臣不幸以才見籍録於斯之時彼有棄瑕用讐之圖而我有佯合覯釁之便茍其黨有可携事有可濟則逞於一擊以誅讐而復國若王司徒之於卓段司農之於泚此其勢逆而其事之難以必者也彼有棄瑕用讐之圖而我堅委質策名之誼寧死而不二其

心寧死而不二其君若豫讓王蠋之說此其勢順而其事之可以必者也二者其所處不同而其要於自盡則一也是故生也而無迂身於儌倖之嫌死也而無自經於無濟之愧女子之於夫則亦有然者矣嘗讀史所載孫翊妻之事而壯之當二凶貪於翊妻之色而殺翊也妻既見窘逼於是藏機匿哀佯許二凶以婚而緩其期陰結故將為援須二凶以婚入而遂刃之雪不共天之憤於閨闥杯酒之閒斯亦可快矣若夫二烈之事則異

於是其夫以羈旅浮寄江壖非有可以豫藉之勢環而指者皆亮人之黨也非有肘腋可結之援方張亮之誣其夫以盜而沉之於江亮遂欲室其婦而亮之黨欲室其女於是婦與其女倉惶闔門自刃以死嗚呼可謂烈矣雖然二人者豈不欲手揕讐人之胸如孫妻之為以報夫與父哉而勢有不能也則一死而其事辦矣故嘗合孫妻與二烈之事論之苟機有可乘而速忍以必死則殺身而無益苟事無可濟而濡忍以有俟則危逼而

近辱此亦其所處不同而其要於自盡則一也二烈死時充黨哀其尸而焚之其事秘無人能發之者後數年巡按陳君蕙詗得其事與其黨始伏辜此葢足以見節義之氣有時而必伸淫充之誅有時而必不能逭者歟二烈者固不必手揕讐人之胸而後為快矣事既白於是知縣羅君鴻為之立祠以祀扁之曰二烈而無錫安君如石請余為之記嗚呼此義行不特所以勸節其亦深所以懼充也歟是有關於世教大矣烈婦某姓其

夫某姓而逸其名相傳自通州而徙常熟之某鎮也

重修瓜州鎮龍祠記　唐順之

龍之祠不秩於三代之典記禮者謂之四靈蓋以為鱗蟲之靈者耳其祠始見於封禪書朝那龍湫令天下大水之濵無處不有龍祠宋之儒者論大河之治以為不宜祀龍曰是天地之功也龍何力之有然余竊以為未盡也夫天地無為而百物之肖像於其間者莫不各致其能以效其功而天地未嘗與之爭功然而百物之功

孰非天地之功也至於昔人之制為祀典也凡有功於天地之間者不問細大莫不犁然秩而祀之以致其報而未嘗疑於與天地分功然而所以報百物之功亦孰非所以報天地之功也吾觀於蜡而見古人通乎鬼神之情而悉於幽明之故矣夫生成百穀以粒民孰非天地之功若是則古人為之禋為之祠以報之可矣至於大索鬼神而蜡焉者何為也其蜡也先農先嗇庸與坊焉可矣而至於迎猫迎虎而昆蟲亦登焉者何為也惟

天地之生成百穀雖一猫虎昆蟲亦使之盡其能於食鼠食豕之間而無遺利焉於此見天地之功為甚大人欲報天地之功而無由則雖猫虎之效一能於天地者亦秩之祀而無遺靈焉於此見人之所以報天地之功者為甚深凡百物之靈固莫不肖氣於陰陽五行而龍得陰陽五行之氣之精故其變化尤靈猫虎未嘗無功於田而謂龍盡無功於水乎祀猫祀虎未嘗疑於與天地分功而獨疑於龍乎且夫天地之間大者不自擅其大

而寄於小小者各務致其小以歸於大其為力也大者常逸而小者常勞其功之成也小者易以為德而其大者常不可名故耕鑿之民不知帝力之何有而至於一社之長一邑之令則人煦煦然而謳之死則為之尸祝而俎豆之此豈可謂忘大君之功德而顓顓於一社長一邑令之為報哉然則龍何疑焉而不祭於古也曰彼百物之祭古矣又安知古之不祭龍耶古有豢龍氏豢龍氏之於龍安知其非如伊耆氏之於蜡實掌其祭者

耶所謂豢龍者其無乃羞飲食以祀龍之謂而好怪者遂以豢龍為畜龍也歟龍乎可畜其亦非所以為龍矣古今大水凡四而河與江為最河移徙潰決不常而江獨為安流意必有宰乎其間者而龍之奔走以効其靈也亦不可謂無瓜州據江之衝則其建祠以祀龍也亦宜祠不知所始歲久圯壞嘉靖癸卯奉化王侯杳始為揚州府同知署府事乃斥贖金之餘脩之而使道士某來請記王侯儒者也其為是舉也必有以通乎鬼神之

情而悉於幽明之故矣余懼後世之人泥於舊説而以為非經之祀也為之著論如此使龍其安且食於此而無慚焉且使讀者其亦無以余為語怪也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八